

禪宗正脉卷第七

勸七

青原

翻天皇道悟禪師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

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
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

勸七

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
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
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
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
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以賊証

煙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
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
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
心○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
我解佛法好曰爭柰學人疑滯何師曰
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
是汝存泊處

觀龍潭崇信禪師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
初悟和尚為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
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

第一九三册

餅登

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廢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
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
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
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

餅登

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朕動左右一日
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
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
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
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

德

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
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
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
凡心別無聖解

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

潭

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因擔青龍疏
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遂
息肩買餅點心婆○擔問云金剛經三
心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
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

發

妙

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
師無語遂棲止焉師一夕侍立次潭
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
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復
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

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
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
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

山

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
投於巨壑遂焚之禮謝龍潭抵瀉
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
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座次殊不顧
瞻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

遊

三

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
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
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
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
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

求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

掛 巖

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叅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雪峯 問

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棒○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

開口堪作甚麼○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

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捧送一
送着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
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
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
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淵龍

泐潭寶峯和尚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

華七

四

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
師曰甚麼則聞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
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
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淵龍

巖頭全齋禪師○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

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八舉似
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
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

華七

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曝飯巾
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
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
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聞令侍
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

第一九三册

意山乃休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師

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

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

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師住鄂州

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

子

物七

五

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

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

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椀舞棹即不

問且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

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

究理

字

眼首羅

眼首羅

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上堂吾嘗

究涅槃經七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

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

師曰吾教意如八字三點第一向東方

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

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

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

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

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

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

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
 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
 無語[○]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
 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
 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

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
 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
 趁出○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
 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向見
 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話問

巖頭
坐禪
打睡

巖
人見
性

師師與三摠[○]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
 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
 驢喫草過後人或問佛或問法問道問
 禪者師皆作噓聲頌古稍異

巖雪峯義存禪師[○]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

勸七

六

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
 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
 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遠箇漢行腳
 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
 頭喝曰噫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

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
 師自點曾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
 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
 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
 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

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
 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着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道
 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

入筒

出體

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
 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
 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
 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

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七曾襟流出
 將來與我蓋天盖地去師於言下大悟
 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
 山成道師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
 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

有甚
兩疑

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甚麼師米盆
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在德山尚寂然
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瘡是癩如何
師曰船子下揚州○栖典○栖典○人有
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有語何是

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道栖無遂躡倒
栖當下流○問僧甚處來甚處來浙中師
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迷俱不爭得
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隔礙師○問僧
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尙和尙徑山

近疑

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
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
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因師曰
徑山在浙中因其麼問得徹因清曰不
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師行

脚時叅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
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
石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
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啗酒糟漢向甚麼處

憑坐

摸索○問僧甚處來曰瀉來曰瀉曰瀉
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曾問是祖師
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師曰汝曰某
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古佛懺悔
○問僧甚處去曰識得識得處師

勸七

燒飯 南山 蛇

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是作麼莫塗
汚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不塗汚吹布
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不看曰飯已
有人喫了師休去評頌上山評頌山有一
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人切須長慶出

低頭

書上

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
拄杖攔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
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
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

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
菴僧辭去師問甚處去曰湖南師曰
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
某書上師兄其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
於今飽不饑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

甚麼處來曰雲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
了乃問僧別有何言曰僧遂舉前話頭
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
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
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

勸七

九

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
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
識末後句抵這是釋上堂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添桶不會打
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
還有出頭不得處門曰有

不後

金鱗

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呀
孤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
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釋上堂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

批

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
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釋一日陞座眾
集定師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釋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
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

知有須話

樹閩王

中拋入師便開門○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又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問

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僧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

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眾看此一頁戰將○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

樹七

十

入方丈○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示眾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僧取師之法席常不減千

五百衆

瑞龍恭禪師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

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

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

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

去更不回顧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

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

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

不肯永沉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與語微醺無惑○後謁夾山山問甚處

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

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焦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尋

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

主人公喚主

十一

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

人謾後有僧參玄沙問近離甚處云

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龜也其奇怪乃云

可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

選喚得應麼僧無對羅山道閑禪師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

巖

公

第一九三册

山號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
 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
 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
 伸問師乃喝出○師在禾山送同行矩
 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

洞山好佛

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
疎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寶無軫上座問祇如
 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
 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
 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

禿

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
 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
 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
 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
 曰洎錯怪大師○僧問如何是百草頭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臨遷
 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
 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
 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
 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

習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布衲芒屨食纔接氣
常終日宴坐眾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
昆季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為
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偻頭陀師曰
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偻頭陀

勸七

十二

何不徧勸七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
不往西天峯然之○師入室咨決罔替
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
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
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

明
選發
四榜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道無

讓峯曰偻頭陀再來人也○上堂佛道
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
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
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
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

無
作

收顛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
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
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

第一九三册

永靈

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屈臂不藉他
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
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裡體
寐寐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
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

物七

十三

雙笑

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
真不同脩證祇要虛閒不昧作用不涉
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
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
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

冥人

靜夜鐘聲隨扣繫以無虧觸波瀾而不
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
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
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
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

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
即迷旨二乘膽顛十地鬼驚語路處絕
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
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

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

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
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
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深着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

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
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
是落空亡底外道竟不散底死人冥冥
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
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向句

凡聖無立處

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
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跡真
如凡聖地獄人天祗是躑躅子之方虛空
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
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尚

物

十四

向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
落空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燄爐
不截蚊虻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
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疆為意度建立
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

辨安
身立
命

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又立珍
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
甚麻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
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
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
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
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汝今既以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便有
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盡黑漫漫地墨
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

宗乘
諸
法
頂

佛法因緣事六莫作等閒相似聚頭亂
說雜話趁韻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
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麻事祇如
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
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
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
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
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
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宗乘是甚麻事不可由汝用工莊

勸

十五

如夢事

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
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
分教如餅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
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
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

不同夢事

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
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
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
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
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

不出陰
文靜

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
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
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
脩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
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

立地
待汝
婆

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
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
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工鍊行如今不
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上堂

根機
遲鈍

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
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
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
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
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

勸

十六

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
骨究竟不妨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是
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
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
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着沒去處

稱善
知識
說昭
靈

便嗔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大
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
問着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
一般說昭昭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

識
為子

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
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
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
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
根本妄想緣起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

日體
喻金
剛體

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麻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

勸七

十七

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

向五
身

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

田中作活
七解

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講張身
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
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瞋睡見解便當却
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
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

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
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
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
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
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

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
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
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
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

勸七

十八

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
銜鐵負鞍確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
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
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
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

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師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
 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
 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
 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
 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
 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
 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道不得
 師曰我得汝不得○僧侍立次師以杖
 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

三種病人

羅籠

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
 為甚麼道不會○因雪峯指火曰三世
 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
 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撓奪行
 市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
勸
 諸佛立地聽○僧問古人拈槌豎拂還
 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
 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待汝悟始得○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
 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

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見患聾者
 語言三昧他又聞患瘧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
 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
 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

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
 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
 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
 唯謾他兼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使會
三種病人當居何處云此僧會不會
若道會去沙又道不是為道不會法眼

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有八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
 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
 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
 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

患瘧麼僧於是有省○師因僧禮拜師
 曰因我得禮汝○師一日遣僧送書上
 雪峯峯開紙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
 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
 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

送書上雪峯

學軍
監軍
子喫果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
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
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
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
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僧問如

勸七

二十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
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師
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
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
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僧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一作
自己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轉却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問云忽然路上
有人喫納僧齋作○師問明真大師善
也隨分得飯喫財叅彌勒指歸佛處汝
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

不知法眼別云喫○大普玄通到禮觀
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
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
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
麼處是難處白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

第一九三册

方丈柱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
 聞師曰從這裏入○問古人皆以瞬視
 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瞬
 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畧

塞汝口手解道得

勸七

主

善長慶慧稜禪師歷叅禪苑後叅靈雲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
 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
 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

坐破蒲團

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
 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
 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
 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
 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
 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
 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
 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
 冰峯乃願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
 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

一 避孫

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叅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問僧

明 於冰

誠山祇如長慶德麼道意作廢生山云
保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體徧野白骨連
山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

中塔代云便
請和尚相伴

上堂撞着道伴交肩過

一生叅學事畢上堂總似今日老胡

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上

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

勸心

三十三

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

法師曰還委落處麼

響保福展禪師嘗以古今方便詢於長薦

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

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

第一九三册

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

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

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

錫云甚麼處見水雪峯上堂曰諸上

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

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

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

丈師低頭入僧堂○保福開堂日刺史

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坐師乃曰

裂
公
披
坐

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

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

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晴乾不肯去

直待雨淋頭勸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

恁麼窺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窺心處

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勸着僧

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窺心處師

曰我見築着磕着所以道汝窺心勸師

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

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

四
謾

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咸澤本章在後依頌古收於此○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

拜汝

鑊鼓山神晏興聖國師○一日叅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搦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

問主
常詢
法要

懸解撫而印之○閩帥常詢法要劇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

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
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
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
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為人心不等
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勸

三四

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
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空談句
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
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

示衆

諸人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
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
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聲曰似未聞
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
師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
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
曰傷風即得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
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
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

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同前

龍華靈照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

佛七

二十五

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

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

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

翻雪

翠巖令參禪師○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

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開保福云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作滅人心塵翠岩芝云
○僧問凡有言句
盡是點污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污

同前

鏡清道忞禪師抵闕謁雪峯一日師問祇

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

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

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

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

曰祇恁麼為別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

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

第一九三册

母音
師寄

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
麼堂堂密密師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
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
恁麼綿密師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

小慧
布衲

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
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
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慧布衲○普請次
雪峯舉瀉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
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

山
師

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
恁鉏地去○師再叅雪峯峯問甚處來
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
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
尚莫恁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遍歷

勤

三六

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
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
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
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峯之旨學者

皮光業
擊難之

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
瞻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怱師之高論人
莫窺甚極也○新到叅師拈起拂子僧
曰久向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
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
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
草裏漢師一日於僧堂擊鐘曰玄沙
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
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師
曰失錢遭罪○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
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
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着甚死
急師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
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勸七

二十七

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
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怱洎作米
價會却○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
日照青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
吹雪不寒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

第一九三册

次者

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禿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禿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看經次僧

著

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

一第

何特地生疎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

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捧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

迷已
逐物

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

勸七
手八

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評頌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因僧問如何

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出增收

習報恩懷嶽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

守古塚鬼

習安國瑄禪師僧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

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

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

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

習睡龍道溥禪師僧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

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再敲門枋

釋長生皎然禪師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
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
忿然作色舉拳訶曰今日打這師僧去

勸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
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
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
上紙墨堪作甚麼

釋鵝湖孚禪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

釋正

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
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
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
油糍攻頌古見南泉古德兩章○僧問
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

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
種出去

釋隆壽紹御禪師因侍雪峰山行見芋葉動
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御甚生怕怖峰
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

釋永福從弁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為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

釋雲蓋歸本禪師初謁雪峰禮拜次峯下禪林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

釋洛京南院和尚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釋法海行周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釋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日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

第一九三册

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
段應物不曾虧

善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叅雪峰誓克飯頭
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峰
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十僧其中無
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大通院錢
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
之徒果如雪峰所誌

禪宗正脉卷第七